

花城出版社

当今最具影响力之作

时尚杀手

三剑客挑战时尚

伊沙 徐江 秦巴子 著

伊沙 徐江 秦巴子 著

当今最具争议点射之作

时尚杀手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尚杀手/伊沙, 徐江, 秦巴子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360-3316-8

I. 时... II. ①伊... ②徐... ③秦... III. 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5964 号

时尚杀手

伊沙 徐江 秦巴子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1 插页 310,000 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316-8

I. 2755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我们喋喋不休的权利

徐 江

“你们这些诗人啊，就是把别人的事写给别人看，还找人家要钱……”这是让·迦班主演的老电影《悲惨世界》中的一句台词，我上大学时同屋的一位高年级诗兄朱枫经常翻来倒去将它挂在嘴边，用以自嘲和调侃跟他有写诗同好的学生诗人。老朱当时并没有想到，许多话是很容易一语成谶的，比如那句台词，其直接对我们生活构成的影响便是：他毕业后改行成了上影厂的导演，而我则真成了一个“把别人的事写给别人看”的诗人，并进而笃信，诗人不仅仅应该在诗歌领域恪守住灵魂与世界微妙的均衡，还应该听凭良知的指引，对尘世中的俗人俗事，讲出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看法，后者也正是诗人在这个世界的另一职责所在。

摆在各位面前的正是这样一本书。借用文化圈唬人的说法，它是一本“批评文集”，主要涉及的领域有流行歌、体育、畅销书、电影电视、诗歌乃至批评本身。与坊间林林总总以“批评”或“思想”为叫卖幌子的书籍略有不同的是：我们这三个人都不是太拿这些标签当事儿的人，我们仅仅看重的是这种文体的写作，并试图给它带来一种指名道姓直陈其是的敏锐和勇气。因为一旦没有了这种质问暧昧的激情，“批评”或“思想”是很容易在咱国被改装成“饭碗批评”（诗人侯马语）和“恩怨思想”的。这是万

恶的上世纪遗留给中国文化界最精彩的艾滋,驻足于新千年,我们不应该再容忍它的存在。借用过去中学英文课本里的一句话——All this thing are to be answer for (所有这些都应得到偿还)——此其时也。

批评文章应该增加与读者间的可沟通性,同时要让人家在阅读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快感(我认为愤怒也是一种快感,另类快感),可惜这么多年来,内地专门从事批评写作的人对此一直持漠视态度。所以中国的文化批评,长期以来除了不说真话、一惯暧昧装孙子外,还有个不说人话,把明白道理给你往糊涂里讲的毛病,偶尔有个把记者、作家能把话说明白,学理上却又欠缺,光顾着过瘾可忘了好的批评是应把激情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这一点了,你说这些文章一旦看了你能不替他们起急吗?所以各位现在就看到了,我们这几个诗人兼职搞起了批评,并越干越觉得有滋有味。但你要是真问我,诗人是不是生来就爱喋喋不休?我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就我个人而言,有许多话本来可以不说,有许多问题本来可以不提,老老实实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见义勇为的人去冲锋陷阵,然后咱再上去嘘寒问暖,既表现了良知又避开了诸多人生旅途上的负面影响,多好啊!然而遗憾得很,文化上见义勇为的人实在不多,能见义勇为捎带说两句人话的人已算很难得了。我这个人脾气又不好,话憋久了肯定是要说出来的,于是,只好亲自出马来扫大家的兴了。当然这方面,伊沙比我更早觉悟到了,并在孤独中身体力行地坚持了这些年,在此我向他表示我深深的敬意与歉疚。

王小波曾经说,他写东西是想代表那些长期遭忽略的弱势群体,也即“沉默的大多数”说出心声。我没他那么伟大和高蹈。我只想在这么个浮躁且声音日渐嘈杂的时代,说出我个人或许微弱但不无见地的声音。我谁也不想代表,我只代表我自己这

么个既不厚道又不长眼眉的酸文人。我想秦巴子,或者伊沙,大约也是这样看他们的文章的。我向来以为,重视个体,在灵魂上不自轻自贱同时也拒绝高蹈,才是我们通往精神自由与民主王国的一个起码起步点。这样讲,希望认可我文章的朋友不要怪罪。因为就个人而言,我已经日益清晰地知道了一点,我这么个怪人是没什么同道的,更何况即便有一两个,我们也不应该奢望替代彼此进行思想。因为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是不同的,批评之所以会存在,正是由于它指出了众人眼睛所忽略的某些东西。批评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人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些对这些文章抱以抵触和谴责心态的朋友我是能够理解的,并且我尊重你们提出异议的权利。尽管我一直是个很狭隘的人。

最后,对实在看不惯这种批评的朋友说两句:一、有情绪不要紧,看看就习惯了。二、我会更多写一些。当然这后一句对于伊沙和秦巴子来讲,跟没说一样。

他们比我勤奋得多。

目 录

1 /序：我们喋喋不休的权利/徐江

■朝天霸王枪（伊沙卷）

3 / 激情点射

57 / 我是俗人，我没文化，我爱看《泰坦尼克号》

65 / 镀金时代的星

76 / 掸掉中国电影“后座”上的尘灰

85 / 绝代双丐

91 / 姜文被晒于阳光灿烂的日子

97 / 第八个铜像是崔健

103 / 不是诗人怕摇滚

108 / 不读王小波

114 / 海子一去十年

118 / 世纪末：诗人为何要“打仗”？

133 / 我在“盘峰论争”中

■夜雨离别钩（徐江卷）

- 145 / 金庸作秀
- 152 / 邓丽君怎么就成了歌坛圣母
- 157 / 王小波，你什么都不是了
- 161 / 说说石康，支离破碎
- 163 / 李敖这类作家
- 166 / 网络文学≈青春美文
- 169 / 瞧，四大美女脸上的痣
- 175 / 余杰一思考，徐江就发笑
- 181 / 苏童，聪明不能当饭吃
- 188 / 王朔 VS 金庸
- 191 / 人要干傻事，挡都挡不住
- 194 / 北青报玩死自己
- 196 / 每年流行一首难听的歌
- 202 / 成龙也是一大俗
- 207 / 罗大佑，崔健，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 213 / 小孩老脸，中国摇滚没出息
- 222 / 中国摇滚的兔子尾巴
- 228 / 丢人败兴《水浒传》
- 239 / 《常回家看看》为什么这样傻
- 243 / 点射电视主持人
- 250 / 救救被《还珠格格》热昏的孩子
- 257 / 中国足球好事者
- 261 / 352：中国文坛最佳阵容
- 270 / 乌烟瘴气乌诗坛
- 283 / 这就是我的立场

- 293 / 我看《诗坛英雄排行榜》
300 / 现场原声：在《十作家批判书》北京研讨会上的发言

■ 惊艳长生剑（秦巴子卷）

- 305 / 点击十作家
311 / 眉批梁晓声
318 / 张艺谋还有多少戏
323 / 看上去不很美
328 / 王朔有理，金庸风度，娱记无聊
332 / 诗人无耻
335 / 满街流传臭故事
338 / 赝品时代的诗坛
342 / 网络时代的病
348 / 令人失望的文学选刊
352 / 松松垮垮跨文体
357 / 批评的嘴和批评家的脸
362 / 中国小说，看看你这张苍白的老脸
371 / 世纪暮色中的“青春的狂怒”
378 / 时尚敲打

朝天霸王枪

(伊沙卷)

激情点射

琼瑶的大学生

某周末，一位朋友受人之托邀我去J大学搞讲座。推不掉，就去了。一同被拉去的还有诗人秦巴子，小说家杨争光、黄建国。

讲座的题目是《读书与人文素质》，赫然写在黑板上，那是在一间灯火通明的教室里，陆陆续续到了有几十号人。

我本在大学教书，已经烦透了给学生授课，更不要说讲座。我认真为之的讲座一般都没有好效果，六年前的春天，也是在这所大学，我的诗歌讲座几乎吓退了所有在场的女生（我直到今天还认为那不至于）。但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又不用搬出我那鸟诗，所以在开始时我的心情还算轻松愉快。

讲座开始。学生们踊跃提问，起初都是一些概念性的问题，我们四人轮流作答，气氛还算融洽。

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双方的对峙是如何产生的，我只记得是这个话题造成了分歧，即对台湾作家琼瑶的认识。

大概是我们四个人中的谁（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在话语间冒犯了这位言情文学的祖奶奶，大学生们愤怒了！

可他们是大学生呀！一时间我们有点糊涂了。四人面面相觑，多少都有些傻眼。挺好的周末，我们不呆在周末该呆的地方，跑到这里来，只是为了和一帮大学生理论琼瑶的短长，这绝对属于吃饱了撑的！

我们几乎是从那所全国著名的J大学逃离的，每个人都好像挺受伤害，关于这件事，我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

那次讲座的题目是《读书与人文素质》。

陈凯歌的“史诗情结”

那个全家被杀的盲女孩，对刺客荆轲说：“杀人的人也有名字呀……”

因为这一镜头，因为这句话，我决定要把这部电影看下去，看到底。并不因为它的导演是陈凯歌。

《荆轲刺秦王》(片名日译《始皇帝暗杀》，更有韵味)——世纪末中国的巨片与史诗。

自古以来，汉民族没有英雄史诗，照回族作家张承志的说法：《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就是汉民族的英雄史诗——此话不错。

陈凯歌早就表露过他的“史诗情结”。多年以来，他一直在琢磨“荆轲刺秦王”的事。我至今仍记得他在早年说过的想请葛优来演荆轲之类的话。

最终他并未使用葛优，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还是拍成了。据称，这是陈凯歌意欲进军奥斯卡的一部电影。

与中国导演的“史诗情结”同样顽固的是他们的“奥斯卡情结”，尤其是在他们抡元欧洲三大影展而在奥斯卡屡屡受挫之后。

我看了意大利人拍的《美丽人生》(它曾在奥斯卡评选中风光无限)之后知道我们不行,不是说一定要拿下该奖,而是说你得拍出一部问心无愧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行。

包括我们对所谓“史诗”的庸俗理解——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寻诗意的陈旧观念。这样的电影就成了阐释性的,阐释一位导演(其实是读者)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是读后感)。这种阐释是无关生命痛痒的文人游戏。

所以,我在看《荆轲》时有这样一种感觉,无论你场面再宏大,画面再漂亮,人物再有戏,我也难以获得丝毫感动,《美丽人生》的叙事远不宏大,人物也不富于传奇感,却令我感到震惊!那里面有着一一种对人性、人生和人类更高大的一种理解,我能感到这样的导演是真正的有话要说!

中国人对艺术的一般理解你可以从初级阶段的城市那遍布街角的陶吧里找到,精心侍弄出那么一个土玩艺,它能制得再漂亮也与你的生命无关,陈凯歌的“史诗情结”也就是这么一件貌似时髦却非常老土的东西。

我赌赢了霍顿

我又赌赢了。

我又赌赢了中国足球,这一次我赌赢的是霍顿。

两年前十强赛失利的时候,我曾在一篇题为《足球的国耻属于全民族》的文章中预言霍顿将成为施拉普纳第二。

他败得不像施大爷那么快,结果就有势利读者跳出来(发表文章)说我是个“外行”。

对于足球这项专业来说,我当然是外行。关键是中国足球存在的太多问题并非是足球内部的问题,是头脑健全的外行人

也能够看清楚的问题。

施拉普纳是古广明引荐的,霍顿来自某国际集团的推荐,都什么年代了,当时我非常反感这种现代交易中的“走私”做法,我知道不按常规办事迟早会受到惩罚,这就是问题。

老霍顿的命也是实在不好,老是跟韩国人有缘。于是想要出线就直接等于战胜韩国。霍顿能否率中国队战胜韩国?这是一个在理论的纸面上就可以论证的问题。与韩同组,陈亦明断言中国队出不了线,依据的就是这种最基础的足球理论。

一个队成了另一队的“克星”,具体到韩国之于中国的症结在于两队打法相近(都追求整体打法),而中国队在技术、战术素养、速度体能、心理和意志力诸方面又输人一筹,逢韩必败就成了规律。要想打破此规律,就必须改变其中一两个因素的优劣势对比。日本队以前也是逢韩必败,如今乾坤倒转的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优势(从长远看,走技术之路将使日本队受益无穷),而战术上也比韩国人更现代更先进也更灵活。

霍顿执教中国队,未能赢得其中任何一种因素之于韩国的优势,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可惜了那帮从小跑到巴西玩球的小孩,也没见得技术上比人高明到哪儿去。

我在纸上就推算出霍顿的失败,但我并不怪他。平安保险宣布退出中国足坛时说:中国足球的问题在它的上层决策者。这我完全同意。

我又赌赢了,但没有丝毫得意。

王家新伪史记

90年代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热衷谈论的世纪末

就在眼前。总结与回顾——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而在“总结与回顾”的名目下,有些私欲膨胀的小文人也自我导演和出演了一幕幕丑剧。

有一个叫王家新的诗人化名“子岸”在《山花》杂志上做了一篇《九十年代诗歌纪事》的东西,而《山花》刊登此文的目的在“编者按”中已经讲明“为中国诗坛提供一部相对完整的更有价值的诗歌编年史”,有人化名写史,写出了一部怎样的历史?我们不妨瞧瞧。

如何书写历史中的自己?

“1991年3月:《花城》第2期刊出王家新《帕斯捷尔纳克》《守望》等诗5首……引起注意和反响。四川学者大迟写出长篇思想札记论述‘俄罗斯的启示’和王家新此诗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意义。”

“1992年11月:《花城》第6期刊出王家新《瓦雷金诺叙事曲》,受到注意。”

“1997年8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二十世纪末中国诗人自选集’出版,共4种;王家新《游动悬崖》……出版后受到注意和欢迎。”

如何书写历史中的他人,尤其是那些与自己的诗学主张,诗歌立场相左的人?

“……三年后,韩东却把这种‘从阅读开始进入角色’用来专门描绘他要攻击的‘知识分子写作’,并将之别有用心地命名为‘读者写作’,用来诋毁其他诗人。”

“1994年12月15日,在进修于北大的沈奇的奔走游说下,北大‘批评家周末’举行‘对《0档案》发言’讨论会,于坚本人到场。”

“《文友》第3期刊出徐江《乌烟瘴气诗坛子》,用地摊小报笔

法对他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和批评家进行诋毁和攻讦。”

自己与他人，两相对比，明眼人不难看出，连采用的笔法都是不同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对自己用的是编年史标准的客观陈述笔法，对他人则完全是主观色彩极浓的随笔和戏说，是典型的用来攻击他人的“地摊小报笔法”。而所述内容也完全不是事实，比如他说自己的诗集《游动悬崖》出版后受到注意和欢迎，不知他受到的是谁的注意和欢迎？我猜大概是暗指读者吧，而我所掌握的事实是这套诗集卖得相当差，致使本来准备要出的后几本（于坚《0 档案》等）也被迫搁浅。

急于把正在发生的现实变成文字中的历史的做法是愚蠢的，而在这蠢行的背后是一种真正的不自信而起的委琐心理，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确实已经恶劣至此。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名字比石头烂得更早——臧（克家）老的这两句诗，还是说得没错。

“一路挂过去”

中俄建交 50 周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大剧院举办了一台名为“为中国喝彩”的晚会，双方尽遣名家出场。

文艺演出当然不同于体育比赛，不存在一个你输我赢，更不存在比分，但因有观众在场，观众要对你的演出做出反应，是这种反应迫使你进行比较。

两相比较，作为中国人的我就颇有些黯淡。我不知道组织者为什么要派徐帆去，实在也想不出来她有哪部片子在俄罗斯受到欢迎，歌唱得那么差还要唱歌，用汉语唱的俄罗斯民歌令观众毫无反应。同样令观众毫无反应的是张也这类所谓的现代民歌手，我们为自己预设了一种所谓的“民歌唱法”，难道我